

“建筑美”

关于新诗的建筑美,是个伪概念。新诗是有它特有的美学空间的,也有它特定的美学指向。比如,诗歌的音乐美。因为中国诗歌从第一部《诗经》产生以来,就都与音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都是可以歌唱的。诗歌最早应该是起源于劳动号子。人们劳动累了,用一些简单的词语,组成劳动号子,这些劳动号子多次反复重组重复,形成了固定的旋律。每次劳动累了,便吟唱一番。至今,我们在干家务或劳动时,仍有哼小调的习惯。有时,记不住词了,但调子很熟,便把记住的词,挪前挪后。词不对了,但旋律没变。还有在一些文艺节目中,有的人老歌新唱。从古至今的那些歌词,多数可以被看作是诗歌。这是说音乐与诗歌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对的。

但也有人提出新诗也要讲究建筑美。这就有些牵强了。新诗本来就是从旧体诗的樊篱中解脱出来的,就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一次彻底的解放。怎么又要给它制定一个建筑美的标准呢?这无异于又给新诗戴起一副镣铐。古时候的律诗、绝句,每行每节是几个字就是几个字,平仄押韵是一点都不能不对仗的。当然,这些古典诗歌,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都有流传千年的好诗好句,写成文字放在那里,有一种整齐、统一的建筑美感。但不能不指出也有一种审美疲劳,我指的不仅是诗词外观上的形式,更多的时候,由于这种形式的桎梏,也会影响到诗意的纵深。因为它在表达诗情诗性时,僵死的形式,制约了诗人的创造力。因此,难免有同质化或一些牵强附会的东西流露出来。甚至,在很多诗人的诗里,看不到诗人的影子,感受不到诗人的灵魂与独特感受。

有人说:不是要向古典诗歌学习吗?这话讲的没错。中国新诗不仅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而且,在吸收西方诗歌表现手法的同时,仍需要大量地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吸收营养。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使然,比如《诗经》中的风、雅、颂,比

名家

诗学思语(下)

李峰

如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比如国人在意境创造中的独特构思,等等。这是我们要坚持向古典诗词学习的东西,但绝不是说新诗也要弯回老路去。也有人提出,新诗也要讲究平仄押韵。这个观点,我坚决不赞成。一切形式都要为内容服务,而不是为了追求形式,让鲜活的语言僵死。当然,诗歌的朗朗上口,没错。但这绝不是新诗好诗的标准。可以在一些朗诵诗中提倡。如前所说的建筑美,事实上,在建筑美学中,中国的审美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然,西方的十四行抒情诗,是又一码事。

比喻

赋、比、兴,自古以来就是诗歌表现方式的三种重要手段。其中的比,当然就是指比喻。新诗写作自然也离不开比喻。比如,把月亮比作思念,把饮酒比作消愁,把黑夜比作生活的艰难,把阳光比作幸福,等等。四十多年的习诗写诗生涯中,可以说,每首诗都离不开比喻。一开始写时,依葫芦画瓢,大多是沿袭古诗或别人诗里常用的比喻方法,来把意象人格化、形象化,使之具有生命的活力和个性。后来,又从诗歌语言陌生化的角度,和意象解构的层面,在意象表达时,进一步深入到意象的内核,寻找更个性更独特的比喻对象。这主要靠生活的经验和灵感。有时候,还需要站在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使诗歌的比喻更恰当更深刻,更有创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至今,仍有许多诗

人,包括著名诗人,仍在自己的诗歌里运用这样的比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我认为,诗歌写到能左右逢源,炉火纯青的阶段,怎么写它都是诗。那种比喻是深深地隐藏在每个词和每个句子里,渗透在诗意中了。而不是简单地用“仿佛”、“好像”“如同”“象极了”来僵硬地表达。我写诗,特别是用比喻时,尽量避免用那些直观的比较,力争寻找诗意的内核。然后,恰到好处地赋予通感、联想。当然,也是不能用直接的比喻。这只是个老练与不老练的问题。

是不是诗,语言说了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题材、任何素材,都可以写成诗。关键是看怎么写。这里面除了构思、寻找切入点、挖掘诗意、呈现诗眼、把握架构外,我看诗歌的语言,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是不是这个意思。但至少在我的理解中,肯定也包括了这层含义。我们经常说,诗的语言。说明只有用诗的语言,才能写出诗,写出来的分行文字,才算诗。有人一说到诗的叙事,便把诗写成了分行的散文,写成了打油诗、顺口溜。有人一说到写抒情诗,便只会用“啊”,然后,声嘶力竭地喊,完全失去了诗的美感。有人一说到写朗诵诗,便通篇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排比句,一串一串的形容词。这些写出来的东西,都不是诗。初学写诗的人,都有这种激情澎湃的创作经历,而且,也为这些振臂高呼的分行文字,沾沾自喜,兴奋不已。到后来,就感到诗歌越来越没写的了,诗的语言也越来越缺少了。而且,自己再

不停地用那些形容词、比喻写诗时,也有一种羞愧的感觉。可以说到“黔驴技穷”、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就有很多人退出写诗的行列,或者说,这也是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不敢“触诗”的原因。试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写出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所谓散文。因为,这种文体门槛本身就很低。写的好不好,你不能说它不是散文。但你试着写一首短诗,或一句,那是非常难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一辈子坚持写诗,对诗歌语言深钻细研,对诗学潜心探索,渐渐地就入了写诗的正行。在诗歌语言的研学中,对诗歌“写什么”“怎么写”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最后完成了诗歌“兴之所至”到“心之所至”的转换,写出了很多真正的诗、好诗。

标题

关于诗的题目。每首诗的题目就是这首诗的名字,起的好不好非常重要。毋庸置疑,一首诗的题目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就是说它是对这首诗的高度概括。但诗的题目不同于散文。比如,散文写游记,可以写成“某某地游记”,诗歌不能这么写。诗的题目要写出悟的东西,写出诗人对某种大自在、深刻的理解;诗的题目,可以在整首诗中体现,也可以不体现。主要是看整首诗是不是准确地表达了标题要表现的内容。某种程度上,我更主张,诗的题目不在整首诗中一字不差地体现出来。好话说出来的东西,总是没有神秘

状态

写诗的状态很多。有的人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或酝酿后,才动笔。甚至还有人创作一首诗,要查阅很多相关资料或背景素材。有的人是偶有灵感,便提笔赋诗。每个诗人的写作状态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我写诗的状态有两种:一种是偶有触动,便开始下笔。大多时候,是连标题也未想好,只是觉得这个触动,应该用诗表现出来。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把这个触动预想到的结局,改变了。就是说,是在语言的牵引下,为它找到了更美妙的一个出路。如果在状态当中,那些词语就很鲜活地住进脚。过后,连我也很吃惊。当然,写诗与作文不同,不能提前命题,确立主题思想。这种诗,写出来也没多少诗的味道。我不写;另一种是,先有一个诗意的结局,然后把整首诗倒着写。就是把诗逆向写,诗的结尾确定后,从大脑开始发动想象,勾连经验,收罗相关意象。看上去,有点铺陈和佐证的意思。事实上,在写诗实践中,想到这个结尾时,脑海中已经翻腾过很多意象,就梳理和准确生动地表述了。那种像论文一样,经过缜密构思,然后,付诸文字的诗。我觉得,过于逻辑,过于理性,也许也有写的好的,我没写过。诗歌的发生很奇特,造就了诗人的写作状态不尽相同。只要写出来的是诗就行。

读诗笔记十二

「风」中女孩·山隰有某

白军君

光辉和人性光芒,这才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天性。

“脸慢笑盈盈,相看无限情。”

《邶风·静女》写的是,男女相约见面,女孩却偷偷躲藏起来,急得男子抓耳挠腮,女孩看在眼里,暗自失笑。见面后,女孩又以“彤管”相赠,表露心思。女孩调皮活泼又一往情深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娇憨可爱的形象刻画到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你如果思念我,就提起衣襟渡过去河来相见”。这是《邶风》中郑国女孩戏谑情人说的话,语气有几分责备,实则表露着真诚、执着和热烈,于狡黠中饱含着活泼、亲切、爽朗。

恋爱并不只有愉悦和甜蜜,也有不顺和痛苦。成语人言可畏就出自《诗经·将仲子》,“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说的是,女孩与心上人热恋情深,欲结连理,但是没有得到父母兄长和社会世人的认可,痛苦不堪的女孩告诉男孩“不要再来找我了。”

“毅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活着各住各的房,死后同埋一穴。别说我话没凭信,天上太阳做见证。

《王风·大车》中的女孩发出最具中国特色的爱情誓言,斩钉截铁的态度,无可辩驳的气势,表达出生死相恋的情感诉求,她用生命维护灵魂自由和爱情尊严。

“风”中女孩就像野山里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植物,她们明媚,清爽,没有任何世俗的污染,绽放出鲜艳夺目的奇葩。她们的情爱永远鲜活滋润着华夏民族的审美心灵。

《诗经》说到底是诗歌,它遵循的是诗歌艺术的审美。我们衡量诗歌作品的高下,依据只能是诗歌美学。《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先祖,它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审美传统,滋养了唐诗的修养,滋养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恢宏和深邃,滋养了《离骚》作者屈原的伟大,滋养了李清照词文中的女孩子气。《离骚》《红楼梦》、唐诗中的那些女子都是《诗经》“风”中女孩的后裔。

一般来说,在诗歌中刻画人物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诗言志。诗歌擅长的是抒情。那么,《诗经》中是如何刻画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女孩形象的呢?

答案只有两个字,隐喻。这是技法。哲学理念则是自发地遵循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古人会用何物拿来作为隐喻呢?当然是自然界的山,还有水。山、水构成他们日常生活最重要、最不起眼的环境。由是,《诗经》中产生了一个常见的著名句式来隐喻两性情事。

山有……,隰有……,

山有和隰有对举出现。

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

山有榛,隰有苓。

一片生肌勃勃的光华

山有芭蕉,隰有六駸。

山有芭蕉,隰有树檉。

……

山有某,隰有某,这是一套关于男女之喻的隐喻。这个句型中,山表示男性,隰表示女性。所以《诗经》中凡是以“山有某,隰有某”起兴的诗句,基本上都是写男女的情事。“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贾宝玉的惊世之论就出自这里。

以山水喻两性,文化渊源非常深远,那要说到伏羲八卦,说到《周易》,会扯太远,不论。

女孩好像花儿一样。

那些散发浓烈的青春气息的天真烂漫的“风”中女孩,是我的发育最完美的女性先祖!也是我国文学中发育最健康的女孩!

驾着我的四匹马,到了郊外卸下车。再换我的四匹马,赶到夏家吃早餐。

这是《陈风·株林》中的后面四句。前人都说这首陈国民歌讽刺陈灵公和夏姬的淫乱。

夏姬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女人,《左传》中白纸黑字写着,陈国国君陈灵公和卿大夫孔宁、仪行父公然分享着各自和夏姬偷情的体验,他们谈论的地点就在朝堂上。这成什么体统?

我并不关心这事儿。叫我上心的是,朝廷如此,社会风气怎样。还是老话说的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庙堂引领,民间就有了情人节。郑国国定的情爱开放月时间安排在仲春,这是一个连草木都疯狂的季节。而陈国每天都是情人节。为了聚结人气,陈国的情人节经常搞歌舞晚会。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大概意思是:

敲得鼓儿咚咚响,舞动宛丘平地上。无论寒冬与炎夏,持鹭羽舞姿安艳。

《诗经》中处于恋爱状态的女孩为爱痴狂,他们个个鲜活、光艳、生动、纯真。《召南·摛有梅》中的女孩见梅落而伤感,唯恐青春逝去,而自己婚嫁无定,不禁以梅起兴,唱出自己情急意迫想嫁人的心声:

摛有梅,其实七兮。其实三兮。顷筐暨之。放下扭捏、矜持后,尽显着率真不伪的人格

初见梁间檐户新 衔泥已复哺雏频

官学明 撰



新天新地新吕梁 (朗诵诗)

李三处

吕梁青山新天新地
经风雨挟雷电格外芬芳馥郁
太阳红了
正是跃马扬鞭的大好时机

大山深处的伟力
因阳光的擦拭
化作血脉中的顽强与坚毅
新时代的春天
绿树红花托你昂首向上
一步步登上辉煌的阶梯

年轻的大山
湿润的土地
万物竞长
扬眉吐气
一片生机勃勃的光华
就象初夏的田畴一样美丽

你有你的竞争风度
他有他的传奇故事
清醒的头脑伟岸的身躯
那不雷同的思维
和不寻常的布局
把古老的野性
与现代多棱角的生产
揉合得真实而又统一

这片无垠的天空
曾有过风暴有过云翳
可祖先留下的那

战胜一切的血脉
和满山的高粱谷子
把你铸成一个倔犟的汉子
那胸膛中袒露的豪迈
和青春不可遏止的追求
喷涌而出
挥洒于这块多梦的土地

于是你开始探究
一个古老的话题
痛苦的语言盈满四季
云朵大片大片的飘落
脚印一次一次被略去
沟壑的风辽远而又神秘
描摹着我们生活的情绪
那大滴大滴的阳光
催促快给回穿上碧裙绿衣
吕梁山象初恋一样
惆怅着伸展
富有想象力的种子
奔跑着跳跃着
传播着生发的消息

那大山腾飞的激情
象彩虹牵动的一场雷雨
必然是壮观美丽
享受着激越伴着斗转星移
又是一次破土而出的崛起
体验着痛楚与惊喜
那齿轮与科技的激情
楼房与网络的含蓄

伴随着一个个
坎坷与顺遂的工作日
使周围的一切骚动不已

那时代铺展的画卷
充满湿润的气息
到处是新生事物冲动的萌芽
核桃红枣杂粮
植物们在倾听太阳的谣曲
看日益开放的向往
就象逐渐隆起的山脊
把一座年轻的大山
托举到诗情画意

新天新地新吕梁
斩断羁绊纠缠的陈规旧习
叙述某个传说
不再用笛子演奏田园故事
今天的吕梁极富乐感和想象力
创造一种新的节奏
已深思熟虑
时代已赋予我们分孽组合
渗透与碰撞的勇气
用我们的初心
用我们的才智
用我们的奉献
用我们的痴迷
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一定能打开
歌声笑语涨潮的新天新地

含英咀华

躲进诗里去纳凉

李拴伍

酷热天,若能躲进情长意切的诗词里,或许是一处心意凉爽的栖息地,心有所属,情有所系,少了对热的怨言,多了一份对夏的浓情意趣。

蛙鸣是盛夏时节乡村最妙妙的歌。夏夜,漫步池塘湖边,听取蛙声一片,自然会忘掉酷热。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陆游《幽居初夏》中的“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声声蛙鸣,驱走了夏天的暑热。杨万里《小池》中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高攀龙《夜尖》中的“繁林乱萤照,村屋人语响”等,诗人享有夏夜别样的景色,心有喜欢,情有所寄,自然忘却酷热。

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中的“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山旁边的日影忽然西落了,池塘上的月亮从东面慢慢升起。披散着头发在夜晚乘凉,打开窗户躺在幽静宽敞的地方。一阵阵的晚风送来荷花的香气,露水从竹叶上滴下发出清脆的响声。虽是夏日,但坐在月上树梢时的池边,谈劳作,话生活,说孩子,论事理,享受丝丝凉风带来的惬意,是劳作后轻爽的身心享受。

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蔼蔼堂前林》诗中写到:“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你看,堂前夏木荫荫,南风清凉习习,没工夫差役,没有车马喧嚣劳顿,闭门谢客,读书弹琴,起居自由。在宁静幽雅的村庄,感受繁木林荫之下凉风吹拂的惬意,感受自然天籁,聆听朗朗的书声和悠然的琴韵,真是农家和谐,情趣盎然。用超然的心态生活,忘记了清苦,忘记了暑热,更顾不上蚊虫的叮咬。闭门读书,让心灵丰满,天热注定是心外的事了。

苏轼《洞仙歌·冰肌玉骨》中,用故事讲述了一个世外才有的清凉世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欹鬟鬋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夏天虽热,这个纳凉活动却很有趣。美人吸引眼球,本身便是凉爽的感觉,感染到水殿上来的风,也带着缕缕池荷的清香。夜已三更,庭户无声,倾听流动的河汉都是波静浪平。夜深人静时,拉着美人的素手,静静地遥望星空,纳凉,细语,温存着情深意切,热荡然无存。

范成大的《夏日田园杂兴(其一)》中的“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依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描写烈日当空,路上尘土飞扬,客人身上汗流浹背竟成了泥浆,一个农家孩子,在自家门前招待过路人,让客人坐上柳阴下的石上休息,并端来井里的凉水洗漱,然后再奉上甘甜清凉的井水,感觉真是分外香甜,即使正午的风也倍感凉爽。这是一种“你凉我凉,大家都凉”的爱人暖心之举,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予人清凉,受人赞赏。

在诗词找到夏日情趣,感受诗人们旷达、超然的胸襟,自然不会受到酷热侵袭,远离喧嚣,心静而倍感凉爽了。